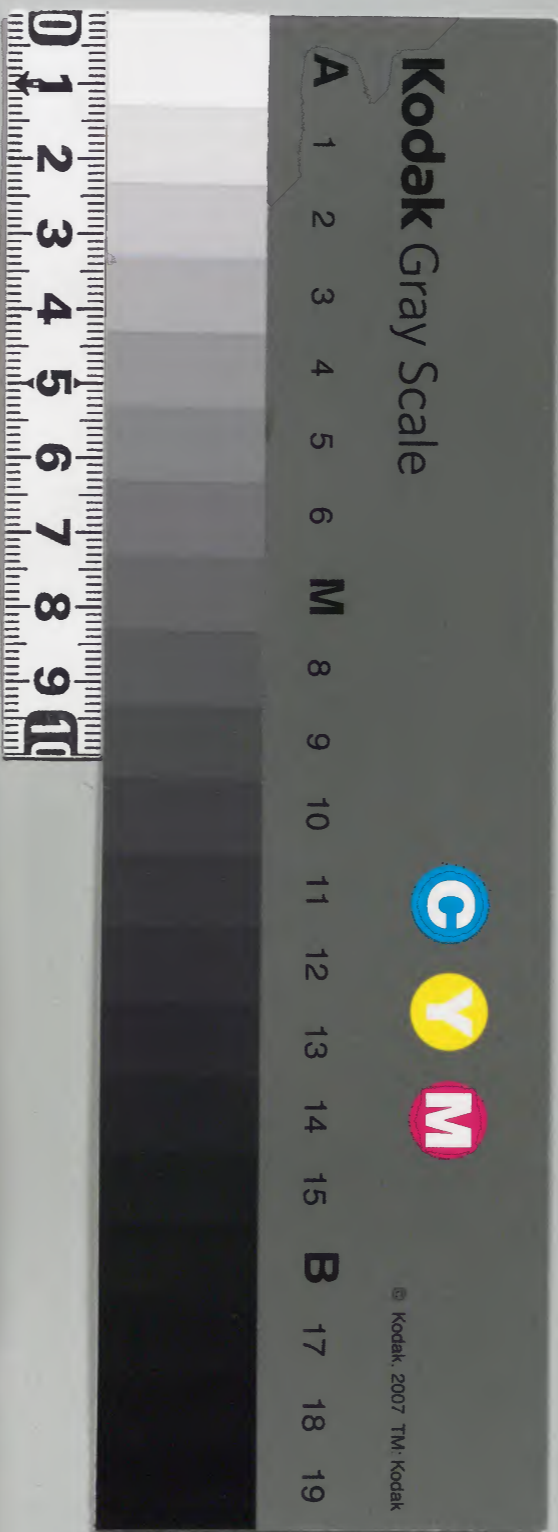


前漢書

卷九十四之上

|      |            |
|------|------------|
| 内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836     |
| 冊數   | 500 ( 42 ) |
| 函號   | 別 10 1     |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瓌師古註

後漢書文庫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

師古曰以辰時始奔北邊唐虞以

上有山戎獫狁薰粥

師古曰皆匈奴別種也

居于北邊隨

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佻

驢羸馱駟駘驪奚

師古曰橐佻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羸驢種而馬生也駘驪俊馬也

至七日而超其母駒駘馬類也生北海驪奚駘驪類也

佻音徒河反馱音決駘音提駒音挑駘音塗驪音顛

康輿三十五年重修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

日分音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

師古曰言其少長則射狐兔師古曰少肉食師古曰言

幼小則能射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惟

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惟

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師古曰人其天性也其長

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利則進不利則

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

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

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

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

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邑于豳師古曰即今之其後

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

悉徙亶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其後百有餘歲周西

伯昌伐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犬反吠

經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吠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

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

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氏說後十有餘年武

王伐紂而營維邑復居于鄴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

日各俗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以時入貢名曰羗服其

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吠戎師古曰穆王

也子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

前漢書卷之五



呂刑之辟

師古曰師尚書呂刑篇是也辟法也音闕

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

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

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

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

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

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

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

申侯怒而與玁狁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

下讀曰麗

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

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鄠鎬而東徙于維邑

師古曰平王

當是時秦襄公伐戎至郊

師古曰郊古岐字始列

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燕齊釐公與

戰于齊郊

師古曰釐讀曰僖

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

齊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雒

邑伐周襄王

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

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

蘇林曰汜

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號襄城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

為后與翟共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

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聞

戎翟戎翟以故得人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

翟或居於陸渾

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

東至於衛侵盜尤甚

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



脩霸業廼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內襄王于維邑當是

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圓洛之間

日音器三倉作園地理志圓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

流入河師古曰圓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固晉

說也是也後轉寫者誤為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

圖耳洛水亦謂漆沮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

以西有繇諸吠戎狄獮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繇

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師古曰

此漆水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服虔

桓之先也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

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

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

代以臨胡貉師古曰貉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

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界

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

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

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

昭王母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

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距胡而趙武靈

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

至高關為塞師古曰並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



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  
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  
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漁  
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  
三國邊於匈奴如淳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  
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  
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  
戍以充之師古曰適讀曰謫有罪適合徙戍者令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  
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  
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假地名當是時東胡強

而月氏盛師古曰月氏音支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

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

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適音謫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

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

闕氏生少子宋祁曰冒音墨頓音毒劉放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闕氏爾頭曼欲

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

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

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應劭曰鏑箭也習勒其騎

射師古曰勒其所部騎皆習射也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

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善



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旣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

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

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

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俱其邊爲旣脫服

曰旣脫作土室以伺也師古曰境土候望之處若今之伏宿舍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

匈奴所與我界旣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

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

國之本也柰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

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

冒頓以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旣歸西擊

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二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



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

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

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師古曰控引也控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

小別散分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

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

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師古曰孛力全反鞮丁奚反

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

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

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

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

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

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

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

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師古曰直

也當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

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

左右谷蠡最大國劉歆曰衍國字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

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

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

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



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蹄林

課校人畜計服虔曰蹄音帶匈奴秋社八月月中會祭處也師古曰蹄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

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整柳枝象其法拔刃

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淳曰軋

搗杖也師古曰二說皆非軋謂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

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

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巳其送死

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

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

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

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包敵師古曰包

裹取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因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

譽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

新羣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式生反羣音犁於是匈奴貴人大

臣皆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

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

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

寒雨雪雨于具反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

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

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



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師

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

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曰騂青

騂赤馬也駝音龍騂音先營反高帝廼使使閒厚遺閼氏師古曰求間

閼氏廼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

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

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廼開圍

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

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矢外捍從解圍之隅直角以出去得與大軍合而

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

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僥盜代鴈門雲

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與韓信合謀

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

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信陳豨之屬耳故冒頓

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廼使劉敬奉宗室女

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歲奉匈奴絮綰

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廼少止後燕王

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

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廼為書使使遺高后曰

孤債之君如淳曰債借也猶言不能自立也生於沮澤之中師古曰沮

浸澤之地



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

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願以所有易其

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

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

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

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

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殼弩師古曰殼張也音工豆反

今歌唵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師古曰唵古吟字而噲痍創也甫始也

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

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

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

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

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汗師古曰汗過誤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

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

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

孝文即位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

地為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

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

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捕殺吏卒跋侵上

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跋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



自保 陵轅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轅音來非約也

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

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

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天所

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

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遺書意相副而共結驩親漢邊吏侵侮右賢

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

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

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報漢漢留其使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

今以少吏之敗約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

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師古曰夷

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

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入匈奴國也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

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

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

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序淺奉書請師古曰序音火獻橐

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騎馬堪為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皇帝即不

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至即遣

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書至漢議擊與



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  
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  
年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  
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  
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  
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  
賢于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  
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  
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  
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袷音工洽反比踈一師古曰辯髮之  
比音頻寐反踈字或作余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孟康曰要中

曰鮮卑郭洛帶瑞獸名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摠一物也語有輕重耳  
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緹綠繒各四十匹師古曰繒者帛也  
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于稽  
粥立師古曰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  
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使  
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說不  
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中必於漢生患  
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  
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



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

師古曰印音牛向反

今單于變俗好漢物

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于漢矣

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盡得

匈奴之衆也

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

如旃裘堅善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

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

重酪之便美也

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作漚其音則同

於是說教單

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

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疏分條之

也識亦記音式志反

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

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倍驚其辭曰天地所生

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

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

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齋送

飲食行者乎

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

漢使曰然說曰匈

奴明以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

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

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

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父死妻其

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

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

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

君臣簡可久

師古曰徑直簡率也

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



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

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踈則相殺至制易姓皆

從此類也宋祁曰至制舊本楚本作至到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

屋之極生方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強為禮義故其未流怨恨彌起棟宇之作土木競勝

勞役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

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罷讀曰疲嗟土室

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嗟者歎也之言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

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喋音喋佔音昌沾反自是之後

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母多言顧漢所輸匈

奴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者

其數也中音竹仲反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

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迺稼穡也師古曰苦猶麤也蹂踐也迺汝也蹂音人

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

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

至彭陽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即日即今彭原縣是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師古曰回

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

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

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寧侯魏遼為北地將軍

師古曰遼古速字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師古曰慮音慮東陽侯張

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師古曰文紀言建威侯此言成侯紀傳不

前漢書卷九十九



同當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  
 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衆雲  
 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廼使使遺匈奴書單  
 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  
 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  
 難郎中驍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師古曰當戶且渠  
 渠難者其姓名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  
 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  
 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濞惡民貪降其趨音灼曰  
 濞音濞水之桀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濞音先  
 列反降下也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趨背義絕約忘萬

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  
 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翁然更始朕甚  
 嘉之聖者日新政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  
 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  
 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  
 國○劉奉世曰鄰上宜  
 有有字不然衍使字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  
 吏遺單于秋葉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  
 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  
 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下顛覆地不  
 偏載師古曰顛亦  
 偏也音何反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



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

魚鱉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

以口出氣者蠕蠕動貌跂音啓冢許穢反蠕人充反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

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師古曰謂漢人

不追。劉奉世曰逃去者虜去者為二事單于毋言章尼等師古曰皆單于降漢者朕

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

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師古曰留志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漢過不先

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

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

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

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

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

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

句注趙屯飛狐口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緣邊亦各堅

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

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

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

立而趙王遂廼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

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



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

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

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

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孟康曰私陽

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以

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

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師古曰伏兵

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

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師古曰

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

迺下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具告單于單于大

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

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師古曰放兵單于

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

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

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往往入盜於邊

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者漢財物師古曰者漢

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師古曰以關市中自馬邑軍後

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

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



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

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師古曰於道上亡還漢囚敖廣敖廣贖為

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

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

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

師古曰即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至劉放曰韓安國也匈奴廼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

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

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

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

也辟讀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

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

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

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師古曰共友太守姓

名也其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

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

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

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

萬騎出朔方擊匈奴



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  
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  
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  
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  
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  
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  
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  
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  
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  
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戛師古曰介特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介讀如本字

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也用其姊妻

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師古曰道絕以誘罷漢兵

徽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徽以要也誘令疲母近塞要其困極然後取之

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師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疲勞漢兵也

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

過焉者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

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李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金佛像是其遺法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

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

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



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  
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  
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  
亡其軍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  
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  
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  
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  
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  
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師古曰  
秦解在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

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為翁侯信

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以

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師古曰私負衣裝者

公家發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

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

擊匈奴師古曰約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

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

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師古曰與遂獨與壯

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

虜凡萬九千級師古曰且行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

前漢書卷九十四 匈奴傳第九十四 匈奴傳第九十四



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

城師古曰窳音徒于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又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以

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乃

去號復其故位驃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

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

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師古曰往往通渠置

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師古曰其

絕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

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

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

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

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單

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

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

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

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

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

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

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泅從



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水名

去令居千里。劉敞曰趙破奴傳但云至匈奴此衍奴字劉敞說同皆不見匈奴一人而

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

師古曰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既至匈奴匈奴

見示也主客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郭吉卑體好言曰

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

北闕下今單于即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

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

之地為師古曰但空也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

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

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

關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

廬師古曰以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

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師古

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

朝鮮以為郡師古曰濊與穢同亦或作濊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

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

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虔曰眩

孫其也眩音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

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強素



非貴臣也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廼坐穹廬外見

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

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

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師古曰反

也違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

也也幾音居豈反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

其辭辯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

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廼止楊信既

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復調以甘言師古曰調欲古詔字

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見天子面相給許也

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

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

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

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

廼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

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廼

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師古曰浞

野侯趙破奴也浞音仕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于詹師廬立年少

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

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燉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



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

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

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

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干

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

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

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來兵言

以兵來也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

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師古曰以迎左

大都尉師古曰浞音俊稽音雞在武威北浞野侯既至

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

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

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

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

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

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于

少匈奴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

于師古曰句音詢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

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廬

胸師古曰廬胸山名也胸音劬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

匈奴傳卷之四十一 五十四



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

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

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

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

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

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漢反鞮音丁奚反

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因胡廼下詔曰高皇

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遺留也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

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是歲太

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

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廼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

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郎將

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

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

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

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杆

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

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



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  
 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  
 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  
 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  
 出五原師古曰卽上韓說也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  
 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  
 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二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  
 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  
 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  
 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

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  
 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  
 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  
 不聽謂曰卽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  
 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  
 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揮音纏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  
 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  
 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  
 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  
 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



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  
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禮反郅音之日反左賢王驅

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街山單于自將精兵  
左安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

所見還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反匈奴使大將與李陵  
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

卻敵殺傷虜甚眾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  
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

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  
兵遮重合侯迺遣閼陵侯將兵別圍車師師古曰閼讀與闕同盡

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  
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服虔曰夫羊地名也

師古曰句山山西山也句音鉤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  
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邵曰本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匈奴奔走莫敢距敵

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  
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

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誅後雖復欲降匈奴不可得貳師由  
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

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



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

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

後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輝渠侯僕多者字當為朋師古曰眊音息隨及輝音輝僕多者字當為朋曰將軍

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

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

千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

衆夜墜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二師降

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責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

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

老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漢女

為妻師古曰闔讀與開同歲給遺我藥酒萬石稷米五千斛師古曰稷為酒味尤甜稷米稷粟米也雜繒萬匹宅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

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

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迺丞相私與

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

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

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

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飭

胡巫師古曰飭與敕同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師古曰以祠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



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  
民疫病穀稼不孰 師古曰北方早寒雖不宜 單于恐為

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  
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

年匈奴孕重墮殞罷極苦之 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墮  
落也殞敗也音讀罷讀曰  
疲 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

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  
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廼私使殺之左

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  
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

衛律等與顯渠闕氏謀匿單于死詐稱單于令 師古曰  
橋與橋

剛矯 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鞬單于是  
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

親 師古曰風讀曰  
調謂不正言也 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

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  
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

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寃之於是二王去居其  
所未嘗肯會龍城 師古曰各自居其本  
處不復會龍城祭也 後二年秋匈奴

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  
怒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



穀與秦人守之

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

漢兵至無奈

我何即穿并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

漢糧也衛律於是止廼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

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

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

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

四隊

師古曰隊部也

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

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為

道擊之

師古曰道讀曰導

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

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

令可度

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

以備奔走

師古曰擬有迫急北走避漢從此橋度也是

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

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

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

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

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

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

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

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

右賢王犁

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

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

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



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賜黃金

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

安侯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

入五原略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行

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塗火候望精明

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

相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相大將

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

為烏相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今匈奴擊之於漢

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

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

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遠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

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

烏相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烏相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

所中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相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

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匈奴繇是恐不能出兵即使

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

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

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其人

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



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大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馭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

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

師古曰烏員地名也音云

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

師古曰候山山名也於此山斬

捕虜人

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

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卽戎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



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

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

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

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

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

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及嫂居次名王

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

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

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

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

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

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師古曰烏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

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饑

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

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

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茲

欲鄉和親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嚮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

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

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

單于所幸顛渠闕氏顛渠闕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



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

地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

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

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

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

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師古曰治衆者軍監

之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

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奴飢

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

奴前所得西噶居左地者孟康曰噶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噶音奴獨反其畜

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衆

遂南降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

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

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

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

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與韃各六千騎師古曰與音都

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

比三歲入盜匈奴殺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

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萬餘騎旁塞獵



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  
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  
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  
兵廼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  
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  
黜顛渠闕氏顛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  
城而去顛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  
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顛渠闕氏與其弟  
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  
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為右賢王烏維單于耳孫也

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曾若王勝之入漢  
獻見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  
央等而任用顛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  
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  
既不得立師古曰獬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  
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眾數千  
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  
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日逐王先賢禪其父左賢王  
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以  
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



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明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

師古曰音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

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右賢王曰

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師古曰言

於汝所居處自死握衍胸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

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

也握衍胸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前漢書卷九十四

前漢書卷九十四上終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

長史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

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班固撰

一



蠡王少子姑督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督音莫樓反留居單于

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為

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師古曰揮音纏

奧音郁鞬音居言反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音丘

例反唯音戎癸反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

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

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

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

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

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

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

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

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

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闕敦地師古曰闕音闕敦音頓又音對其明年呼

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

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

于行千里未至琴姑地師古曰琴音乃殺反逢呼韓邪單于兵可

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

子右谷蠡王姑督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

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溫



數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

城侯烏厲溫敦為義陽侯師古曰呼遼累者其官號也

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

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

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

立為閼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

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

閼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與戰殺之

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

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

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

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

為以馬上戰鬪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

也師古曰言人皆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

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諸國之長帥也漢雖強猶不能兼并

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

之更令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

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

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

不能取復雖屈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



不事則危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

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師古曰銖婁渠堂入侍婁音力

于鄧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

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願朝三年

正月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

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爲發兵陳列於道以爲寵衛也單于正

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

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師古曰璽古

也以侯染綬亦玉具劍孟康曰標首鐔衛盡用玉爲之

諸侯王之制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鐔音淫衛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

日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也師古

日發猶今言箭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爲一放也榮

戟十師古曰榮戟有衣之戟也安車一乘鞶勒一具師古曰勒

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襲

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上自甘泉

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師古曰不其左右當

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

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

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有急

保漢受降城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壹忠

也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



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

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詔忠等留衛單于

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聽其食

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

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

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

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郅支單于

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眾西欲攻

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

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單于道逢郅支合

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殺助呼韓邪

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

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

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師古曰稱漢朝之意也稱音尺孕及乃殺

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

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即

擊故云因北擊烏揭師古曰揭音丘例反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

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令音零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

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眾困乏漢詔雲



中五原郡轉殺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

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

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既脫皆殺之

師古曰於驪脫得聲問云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

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

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

師古曰疑者疑漢欲討伐也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

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

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與郅支故欲北歸舊處

可更共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

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

物師古曰漢人為盜於漢皆相告報而誅償有寇發兵相助漢與

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

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諾真

水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橈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實刀也今契

金也留犁飯匕也橈和也契金著酒中橈以老上單于

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

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為危害昌

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

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



與解盟昌猛表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上薄其

過師古曰以其罪過為輕薄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

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

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

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

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

孫以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

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

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

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

於道上也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與纜同其後都護甘延壽

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即就也語在延壽湯

傳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

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

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

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

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婿元帝以後宮良

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各

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



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

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

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

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

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攘卻也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

開小道而行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

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

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

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

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

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

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燧火而已

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

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

也師古曰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

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冀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

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

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

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

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往者從軍多沒不

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猶相欺侮也



前漢書卷之四十四 列傳

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

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

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

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

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師古曰僵落謂山上

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

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壹切謂權時也繇讀曰徭

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

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曰倅如罷

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

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

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

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

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

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

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

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

心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

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

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

前漢書卷之四十四 列傳



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  
常鞅鞅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

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

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

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

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

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

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

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

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單于固請不能得

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生一男伊屠

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

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

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反次日囊知牙斯少女

為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日且麋胥皆長於

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

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

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

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劓艾戰鬪師古曰劓音初亮反

艾讀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

曰艾讀



家共子

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

不如立雕陶莫臯

大闕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全貴立賤後

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闕氏計立雕陶莫臯約立傳國

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為復株紫若鞮單于

師古曰復

音服紫音力追反

復株紫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慮兒玉醯諸

屠奴侯入侍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

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紫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

長女云為須卜居次

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

小女為當于居次

文穎曰當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河平

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

遣使者送至菰反

師古曰河東之縣也

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

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

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

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

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

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

師古曰亨當也質誠也

而更受其逋

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

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

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

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

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閒欲因而生



隙師古曰閒音居覓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

漢而以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師古曰竟讀曰

境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

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諛詐亂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

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

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

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

如竟寧時復株索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

立為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眴

留斯侯入侍師古曰眴音許干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

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禮故諫發其

國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

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當入侍以囊知牙斯

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

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一闕氏子

樂為左賢王以第五闕氏子輿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

之弟也第二闕氏即上所謂大闕氏也第五闕氏亦呼鞮邪單于之闕氏遣子右股奴主烏

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

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

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竿



就羽師古曰就大鵬也黃頭赤目如得之於邊甚饒國

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上

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爾為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

命不行故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

云傷命也曰自以藩意說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

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

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闕之宋祁曰

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後天子恩厚其報必大師古曰

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

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

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

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師古曰偶音五口反未

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藩

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

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

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林木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

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

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

法當死更大赦二師古曰更經也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

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揮王稽留昆

前漢書卷九十五下 匈奴傳 十三



入侍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燕子卑援寔

師古曰援音爰建音竹二

反翁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

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洽師古曰洽音零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

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卑援寔恐遣子趨遠為質匈

奴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

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寔質子單于受詔遣

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

奴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

故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一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

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

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

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

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二者皆

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

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

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

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

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

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

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



畫計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

計其事配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

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

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

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

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

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

徼於便墜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友墜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

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

規恢萬載之策師古曰恢大也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

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

海師古曰積土為封而又禪祭也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

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

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

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末寧是以恐百萬

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

也師古曰喙口也推百萬之師於獸口也廬山匈奴中山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

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

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



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

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

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

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

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

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

驚師古曰驚狼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師古曰魁大也負力怙氣師古曰難負恃也難

化以善易隸以惡師古曰隸謂附屬也惡謂威也其疆難誦其和難

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

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

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踏烏桓之壘採姑

繒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籍蕩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籍猶踏也

地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也日刈刈絕也近不過旬

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

掃其間師古曰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唯北

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

茲甚師古曰茲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

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

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

期消徃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



前言緣往辭

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

歸怨於漢因以自

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

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

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

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

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許策素定禦難折衝

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師古

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

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

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師古

日財

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

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

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週以制三丈輝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

迺以制

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

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

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

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

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

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

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

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

師古曰舍止宿

告之以加敬於單于

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令止上林

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

繪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



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廬水道里回

遠師古曰回音胡內反況等乏食單于廼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

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

兄又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且音子間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

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

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師古

日說讀曰悅以此專取悅於太后廼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

云入侍師古曰云音其女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

後王句姑師古曰句音鉤云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

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畏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

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

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

尉王歙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

案不得復臣匈奴今遣之師古曰今音遣還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

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

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

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

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

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

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



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及日惡

之谷名也師古曰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

聞有詔不聽師古曰不免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迺造

設四條師古曰更新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

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

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

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璽書付單于令奉

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

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

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

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

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

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

稅師古曰故時常匈奴人民婦女欲買販者皆隨往焉

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

桓酋豪縛到懸之會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

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

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

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烏桓曰持

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



往贖匈奴受留不遣

師古曰受其皮布而留人不遣

王莽之篡位也建

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

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

師古曰

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

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

于章

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

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絃

師古曰絃者印之組

也音弗

詔令上故印絃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

絃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後旁謂單于曰未見新

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

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絃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

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

遂解故印絃奉上將率受著新絃不解視印飲食至夜

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

單于不與人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

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

以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

師古曰與讀曰豫

饒燕士果悍

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

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

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

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

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



又多得賂遺卽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  
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  
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將率曰前  
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咸曰請密與單于相  
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嘗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  
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  
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略  
其人民釁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迺遣右大且  
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  
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衆實來爲寇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明

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

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

奴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一國之人皆亡降也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

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帥也傷都護司

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

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

卽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巳校尉刁護師古曰遣

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

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

餘人入匈奴玄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



別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  
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  
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  
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  
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  
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  
爲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  
十師古曰戲戟右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  
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  
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

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  
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  
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  
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  
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  
緣邊虛耗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  
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  
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  
內之于丁令師古曰逐之遣入丁令地今音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牛  
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



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  
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  
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  
之侵譬猶蠱蠱之螫歐之而已師古曰蠱古蚊字也蠱音旨螫音式亦及歐與

高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  
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齊齋衣裳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

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  
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

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  
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連陽九之厄比年饑饉

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口糧東渡海代南取  
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

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  
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

食用糲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  
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

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  
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糲餽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糲音古金

字也餽音金之大口者也餽音富食糲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  
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



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

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尾

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

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

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師古曰請幸見到莽不

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

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為於粟置

文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厭

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師古曰厭音一涉反

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甚

衆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為寇兩將

以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

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

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

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

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

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為莽所拜

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追反烏累單

于咸立以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



為左賢王以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為右賢王烏珠留單

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為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

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為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

長子以為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單于貶賤也號

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

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

虜塞在其界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

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

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

因搆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囚人及手殺校尉刁護

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厨唯姑

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宋祁曰厨字莽作焚如之

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

此作刑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

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

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

而虜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

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

禁止不敢有一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將

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歸



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劉德曰

也舊司農出錢市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

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

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

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

如故咸歛又以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

其次第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歛錢二百萬悉封黯

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為呼都

而尸道臯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

漢親密見漢謚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尸單

于興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

子醯積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歛與奢等俱至

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

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

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

北邊由是壞敗會常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

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所以尊寵之

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會漢兵誅莽云

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

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



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

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閒之時也孝宣皇

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

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

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

師古曰掌謂支柱也音丈庚反又丑庚反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

眉入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上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夏諸國

也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與師與齊桓討難膺當也春秋有

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楚囊瓦為命尹成曰古者天子守在四

夷言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

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

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

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

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

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

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

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

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

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



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

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

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

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舉

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鞏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

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地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

論將帥喟然歎意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

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

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師古

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與之

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

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

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為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

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遺貞士為和親之

也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師古曰咽所食在口者也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

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

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

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



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  
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  
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  
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  
之臣脩障隄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  
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  
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至  
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直當也  
因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  
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

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菽庶于干戈之役

師古曰菽古錯

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  
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  
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  
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  
逃竄伏師古曰逃古通字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  
守塞之備侯應以為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  
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  
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于金安在其不  
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



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師古曰媮

與偷同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允論之當矣故先王

度士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略反中音竹仲反分九州列五服物土

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或

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

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

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塞

露之野師古曰辟讀曰僻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

沙幕師古曰雍讀曰壅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

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

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

以外而不內踈而不戚師古曰戚屬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

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懲謂使其制又其

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由在彼蓋聖

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前漢書卷九十四下終

前漢書卷九十五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 蘭 臺 命 吏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張元節撰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牁郡其西靡莫之

屬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以北君長以

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結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

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髻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耕田有邑聚其

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名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



為嵩昆明

師古曰嵩即今之嵩州也昆明又在西南

編髮

師古曰編音步典反

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

里自嵩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葑都最大

師古曰徙及葑都二國也

徙後為徙縣屬蜀郡葑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葑音材各反

自葑以東北君長以十

數冉駝最大

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駝音危

其俗或土著

或移徙

師古曰土著謂有常居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

在蜀之西自駝以東

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

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

師古曰循順也

謂緣江而上也躡音居略反

略巴黔中以西

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莊

躡者楚莊王苗裔也躡至滇池方三百里

師古曰滇池志益州滇池

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曰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

曰池旁之地也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

道塞不通因迺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師古曰其長師也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

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諸此國

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

師古曰西南之徼猶此方塞也徵音工鈞反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葑馬

焚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

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南粵食蒙蜀枸醬

晉灼曰枸音矩師古曰子形如桑椹緣木而生味尤辛今石渠則有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



江廣數里出番禹城下師古曰番音普安及禹音隅蒙歸至長安問

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泮柯

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

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

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

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

可得十萬浮船泮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

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

郎中將劉放曰當作中郎將後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從巴柞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司其侯名

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曰此之於漢縣也

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

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

指泮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柞可置郡使相

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師古曰饒數

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眾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餒也離遭

也餓音能賤反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

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

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



大為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

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及元狩

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

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

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

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

子廼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

隙而出也師古曰求開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廼留為求道

羌滇王名師古曰當四歲餘宋祁曰指遷史當云為求皆閉昆

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滇王與漢使言遠孰與我大及

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

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天子注意焉及

至南粵友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

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且乃與其眾友殺使者及犍

為太守漢廼發巴蜀罪人嘗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

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

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

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

且蘭師古曰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

蘭邛君并殺祚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粵



雋郡祚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以武

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

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伏

未肯聽師古曰仗猶倚也想依倚勞莫數侵犯使者吏

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

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

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

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

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

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述水衡都尉發蜀郡健

為犇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

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

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

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

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鈎町侯亡波

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鈎音鉅于斬首捕虜

有功其立亡波為鈎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

邑三百戶後間歲武都氐人反師古曰間遣執金吾馬

適建龍頌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



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孟

日漏卧夷邑名後為縣師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

者以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

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

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

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更復

守和解師古曰選更怯不前之意也太守察動靜有變

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

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

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悖也遠藏溫暑

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責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

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

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

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

害也調音徒鈞反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

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

日即猶若也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

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

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

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



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

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

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

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邑君曰將

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

降鉤町王禹漏臥侯愈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

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

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

翁指據阨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間以誘其眾

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

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麾都尉

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

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

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第十爵也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

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都尉率官王莽篡位改漢

制貶鉤町王以為侯王耶怨恨師古曰耶其王名也耶音離牂柯大

尹周欽詐殺耶耶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

蠻夷愁擾盡反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

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歛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



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

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師古曰莽徵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

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

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

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雋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

自立為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

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

略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

與粵雜處師古曰適讀曰譏謂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十三歲至二世

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師古曰囂音教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

海之縣也即今之循州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海

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辟讀曰僻吾欲興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

也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

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

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

事師古曰囂被加也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

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

為守假師古曰令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

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



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

輯百粵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

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

異蠻夷高絕器物師古曰高與隔同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

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

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

之師古曰周竈也慮音慮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隄領師古曰隄與隄

同下音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

閩粵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東西萬餘

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

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

加於遠方也迺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謂父母也歲時奉

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

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

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

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

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高皇帝棄羣臣孝

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病

益甚也以故諄暴平治師古曰諄乘也音布內反諸呂為變故亂法不

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



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

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

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能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也

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

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

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

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

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

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師古曰介隔也朕不能擅變

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

服領以南王自治之蘇林曰領山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雖然王之號

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

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以

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故使賈馳諭告王

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

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願王聽

樂娛憂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騫駱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

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

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



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

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

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貢職孝惠

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

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

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予予牡

毋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辟讀曰僻齒

已長謂老也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

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及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

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百今內不得振於漢

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

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

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

夷中西有西甌其眾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南面稱王東有閩

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

師古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

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

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

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

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



陸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

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蠹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

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賁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

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

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

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

立三年閩粵王郢與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

俱為藩臣母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

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守猶重也

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

未除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

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

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

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

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

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怵

及人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執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

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

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李奇曰去其僭號嬰齊在長



安時取邯鄲穆氏女

師音曰穆音居虬反

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

立穆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

師音曰風讀曰諷諷諭令

入朝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

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

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

曾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師音曰姓安國字少季

及嬰齊薨後元

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

夫終軍等宜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

師音曰助衛尉令決策也

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

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

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

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

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

師音曰丞相內史中尉太

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

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

留填撫之

師音曰填音竹刃反

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

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

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

孟康

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

其居國

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

師音曰愈勝也

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



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

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

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

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

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

趨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師古曰縱謂撞刺之也音窻王止太后嘉

遂出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甲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

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

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方又不能天子聞之

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

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

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邾

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邾縣人也邾音夾奮曰以區區粵

又有王應獨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

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粵

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

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

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

稷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

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



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

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未至番禺四十里

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

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友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

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最為首也封其子延

年為成安侯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

德為襲侯晉灼曰襲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

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等

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令粵人及江淮以南

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

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

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

歸義而漢封之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

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

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

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

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

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

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

少師古曰莫諱曰暮伏波迺為營師古曰設營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



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綬樓船力

攻燒敵反毆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

音文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

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

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孟

日越中所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

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蘇林曰揭音粵

將畢取以軍降為滕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粵

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

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

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

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

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卜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

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師古曰

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

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王主

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

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

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侯官孝惠三年舉高帝時

前漢書卷九十五 南粵傳 十一



粵功師古曰追論其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廼立搖為東

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孝景三年吳王濞

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粵令從之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

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

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

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

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徃救也中大

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

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奉國從中

國廼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

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

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出韓安國發兵

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

兵來誅漢兵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盛強

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

國完不聽廼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鏃殺王師古

曰鏃音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

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廼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

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

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乃使中郎

師古曰辭音搖



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  
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  
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  
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  
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師古曰  
解說若今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師古曰遣及漢破番  
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  
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明年  
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  
之廼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

沙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

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城陽恭王不敢擊卻就便處背

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

也大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讀曰悅浮海

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師古曰中尉王溫舒出

梅領粵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

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

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棧終古斬徇北將

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

或曰語字或作籀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

漢書卷九十五



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

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

以其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

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封陽

為卯石侯師古曰功臣表作外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

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師古曰繚音遼福者城陽王子

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粵

將多軍李奇曰漢兵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

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邳侯師古曰邳音郭於是天子曰東

粵阻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

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

略得此也為置吏築障師古曰障所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

興為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泚水為界師古曰泚水

音蓋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

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泚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

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

居此地及真番朝都王險李奇曰會孝惠高后天下初

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

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



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

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所誘漢亡

人滋多師古曰滋益也又未嘗入見師古曰天子也真番辰國欲

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雍讀曰壘元封二年

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去

至界臨涓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裨者裨王名

也送何至涓水何因刺殺之即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

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

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

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

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兵先

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

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

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

聚左將軍擊朝鮮涓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

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

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

千疋及餽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度涓水使者及左將

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

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涓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出



左將軍破浪水上軍廼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

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

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

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廼陰間

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為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尚未肯決左

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

人求閒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

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

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

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今

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

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

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

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

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

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并其軍以報天子

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

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

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方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



頰音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

戰益急恐不能與師古曰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啖路

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廼使人

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

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

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告諭其民誅成

已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瀋

清侯師古曰瀋音獲陶為秋菑侯晉灼曰功臣表秋菑屬勃啖

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左將

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帝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

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

贖為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

句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

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

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

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

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追觀太宗填撫

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

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



德獨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特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前漢書卷九十五終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爲下卷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師古曰謂馬慮續漢書云至千哀平有五十國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

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

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則限以

康熙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九十五

西域傳



葱嶺

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南山屬焉屬聯也

其南山東出金城與

漢南山屬焉

師古曰屬聯也

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

闐

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徒賢反又徒見反

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

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他去玉門陽

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

師古曰袤長也音茂

其水亭居冬夏不

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

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

莎車為南道

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音上弱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

南道

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師古曰氏音芝

自車師前王庭隨

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

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城諸國大率土著

師古曰言一土地而有常居不

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

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為孫異俗故皆役

屬匈奴

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

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

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

焉

師古曰給足也

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

戎狄築長城界中國

師古曰為中國之境界也

然西不過臨洮漢興

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

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

始築令居以西

師古曰合音鈴

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克實

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



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

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

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特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

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

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僮

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

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也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

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戍已

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

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媯羌孟康曰媯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媯羌國王

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

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戶四百五十口千七

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

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山有鐵自作兵

兵有弓矛服刀劔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髀又音陞西北至

鄯善乃當道云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犴泥城師古曰犴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

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

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鄯善都尉擊

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

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

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

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糴旁國之穀也國出玉多葭

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葦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

檉白草似萎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

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正民隨畜牧

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能作兵與媯羌同初武帝感張

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

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



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  
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  
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王恢  
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  
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  
之屬師古曰暴謂顯揚也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於是漢  
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  
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  
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  
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

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

遣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一責之對曰小

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

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

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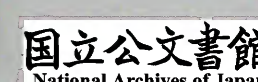
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

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

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

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

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





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僭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賁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也立王弟尉屠耆爲漢者漢兵方至毋敢

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

師古曰嘗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

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嘗有誤者馳傳詣關縣首北關下封介子爲義

陽侯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

門外

孟康曰橫音光

祖而遣之

師古曰爲設祖道之理也

王自請天子曰身

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

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

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



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

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

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

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

千里

小宛國王治杆零城師古曰杆音鳥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

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羌

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里戶四百

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

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

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隘西通杆彌四百六十里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

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

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

當道

杆彌國主治杆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

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千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輔國侯



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六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婁羌北與扞彌接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二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

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婁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即中國

河多玉石也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

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秣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秣音鷄擊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秣音直加及急言之聲如鷄擊耳非

正音也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屬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秣國王治烏秣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



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

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

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

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猿之為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細步言其

跡者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去陽關五千

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山

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捷谷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

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

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秣北與莎車西與蒲犁

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

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隨畜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

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國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

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

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

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

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

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



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  
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  
子合同風  
俗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  
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三里

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秣北與捐毒西與大月

氏接師古曰捐毒即  
身毒夫篤也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

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

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婁

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劉奉世曰按婁羌小國  
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

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闐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  
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婁羌相接必誤

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

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

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

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

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君謂為  
之君也塞音先

得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  
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自疏勒

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



目宿雜草奇木檀榲梓竹漆師古曰榲音懷卽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

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

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

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

人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卽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

皮者亦謂其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鞞以呼之沐猴卽彌猴也珠璣珊瑚虎

魄璧流離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

加於衆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它畜與諸

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

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頓妙反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

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遁

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

為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

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末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殺副

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

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

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

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

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



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

以為通厚蠻夷慝快其求者為壞比而為寇也師古曰北近也

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今縣度之阨非屬實所能越慝音苦頰反此音頰寐反

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也

謂西域也前親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

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

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

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

五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衛反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

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

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國或貧

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疆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

旬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乘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歷

也曠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

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陘者

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

貌也崢音仕耕反嶸音宏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

縣度畜隊未半阨谷盡靡碎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也人墮執不得

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

州冀兗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要荒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



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

恃以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非久長計

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道不能即止可至皮

也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

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

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

與撲桃西與犁軒條支接師古曰犁音鉅連反又鉅言反行可百餘日

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稻有大鳥卵如甕師古曰甕及水

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

曰安息以條支爲善眩師古曰眩與幻同安息長老傳聞條支

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

曰帆竹北戶西王母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其

所人云烏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其

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

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

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師古曰似虎正黃有角

形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後視也

後音酸視音倪拔音步葛反形師古曰重

亦類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俗重安殺師古曰重

殺也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師古曰

持兵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

器也



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

蘇林曰番音盤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

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

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屬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

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

師古曰爵志云大爵

頭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

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

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華旁行

為書記

服虔曰橫行為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華謂皮之不柔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

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入民相屬因發

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烏卵及犁軒駝獻於漢

天子大說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

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

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屬賓接土地

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

師古曰春

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為封牛

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

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疆輕匈奴

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匈奴

也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

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



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

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

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國受節度也

有五翎侯師古曰翎即翕字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

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

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二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

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淩城師古曰去淩音藻

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

曰胘頓翎侯師古曰胘音許乞反治得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大

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一十一里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

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

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到卑闐城師古曰闐音徒

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

日至于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

處一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

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

所羈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

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

也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巳校尉西域諸



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  
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  
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  
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  
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  
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  
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及為中國生事然烏孫  
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  
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  
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

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

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

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

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言事漢為大卑而欲改志也

通使於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

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

皆以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所過所經過

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聲

名為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

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康居有小王五一曰蘇離王治蘇離城師古曰蘇音子戒反去都

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

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

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師古曰窳音庚治窳匿城去都護五

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

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

百五十五里五曰奧鞬王師古曰奧音於大反鞬音居言反治奧鞬城

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

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六

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

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

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

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

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

者酒馬者目宿師古曰宿讀曰嗜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

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河為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

其下與集生駒皆汗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

十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

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言辱宛王宛遂攻殺漢使



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

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

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

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秣蔡音千曷反後歲餘宛貴人

以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古諂字相與共殺昧蔡立

毋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

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求奇物因風諭以伐

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諷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

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

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蒲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

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

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顙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

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

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得

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

匈奴匈奴嘗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

送食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飲不敢留苦師古曰不敢留連及困苦之也及至漢

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

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

咸尊漢矣



前漢書卷九十五 西域傳第六十五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回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葱嶺西去長安萬二千一百一十里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

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

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

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無人民西上葱嶺則休

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

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

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

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 匈奴傳 十九  
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  
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  
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  
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  
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  
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  
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  
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  
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  
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  
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  
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  
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